

故宮博物院 編

故宮出版社

# 徐邦達集

十 凡

古書畫偽訛考辨

壹





故宮博物院  
編  
故宮出版  
社

徐邦達集

十 卷

古書畫偽訛考辨

壹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古書畫偽訛考辨· 1 / 故宮博物院編·

— 北京：故宮出版社，2015.9

(徐邦達集；10)

ISBN 978-7-5134-0796-0

I. ①古… II. ①故… III. ①漢字—法書—鑒定—中國  
古代②中國畫—鑒定—中國—古代 IV. ①J212.0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5) 第 222476 號

出版人 // 王亞民

責任編輯 // 趙國英 段 瑩

書籍設計 // 趙 健 + 朱 紅

圖片提供 // 故宮博物院

資料信息中心

責任印製 // 馬靜波

徐邦達集十

古書畫偽訛考辨

壹

徐邦達 著

故宮博物院編

出版發行：故宮出版社

(北京景山前街4號故宮博物院內)

印刷：北京雅昌藝術印刷有限公司印製

開本：889×1194 1/16

印張：23.375

字數：300千字

版次：2015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1-3000冊

書號：ISBN 978-7-5134-0796-0

定價：260元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江外唯湖州家

早个个个个个

游心以决决决决

周

瀟湘

竹

持心正人

安子如



## 前言

我在三十幾年來的古書畫鑒定工作中，陸續累積了不少記述各種各樣過眼書畫的偽作情況的材料，寫成了約有一二百篇論斷真偽、是非的文章；各篇體例不一，長短亦不一，但基本性質則是一貫未變的。前幾年，曾從中抽繹出鑒定書畫的原則，須要注意的要點，以及偽本形成的各種方式、方法，撰寫了《古書畫鑒定概論》一書，已於一九八一年冬季由北京文物出版社刊印問世。回過頭來，我又把那些記述考辨具體東西的文篇，刪蕪存要，統一體例，輯成此書，也可以說是《概論》比較詳盡的例證。二書可分可合，供從事書畫鑒定工作者或業餘愛好者作參考之用。

書畫鑒定，對於美術史論研究工作來說，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理論來自實際，如果對實際——實物的真偽、是非（區別見《概論》首章）都搞不清，還談什麼深入研究呢？還寫什麼藝術史論或藝術作品評論呢？當然，書畫「鑒定」不是書畫研究的最終目的，鑒定工作者和史論家、評論家可以分工合作（也可以一身而兼二任），但在書畫研究工作中，其責任之重大，並不下於後二者。因為，這部分工作不先作好，

後二者的基礎是打在「沙漠」上的，是難於寫出有科學價值的好文章的。至於在博物館的工作中，則鑒定研究工作更有它直接的作用——收集、陳列那些文物如果不先經過仔細反復的鑒定，而致錯收、誤用了作品，那麼，既要受到經濟的損失（有的是收購得來），又會欺騙了參觀的大眾，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鑒定工作採用物物對比的方法，以目審為基礎——即所謂「鑒」。但要有條件，如果那人的作品存世極少，甚至是件孤本，那就無法獲得比對，目審也就難獲依據。因此，又須以文獻考訂來幫助解決問題。鑒、考兩者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一般的講來，以鑒為主，以考為輔，鑒有時可以離考，考而不能鑒，就較難獲得正確的結論來，因為大多數的偽作是以臨摹出之，考是考不出什麼破綻來的。本書中的各篇，結合「鑒」「考」兩方面進行辨證，然後寫出結論。

關於本書的編寫體例：

一、本書所收各件書畫，不論是否偽、訛，基本上仍用原題名目，不予更改。這樣，在檢核著錄、圖譜時，不致因參差

難對口徑而疑是疑非。

二、本書主要是論述僞作和誤定時代、誤定作者的書畫。有些作品，原來是真蹟，但被後人改頭換面、移名易姓，以致真僞拼配雜糅，割裂損殘。對於這類作品，本書亦予以收錄，分析區分其真僞、是非，以恢復它們的本來面目。又，所收書畫未必都為著名之物（所謂「僞好物」），有的祇是因為其中有極為複雜的作僞方式方法，舉之可以知一反三，收到啓發示範之用。

三、本書分甲乙兩類，甲類以作者為綱，按時代先後排列，乙類以內容性質為綱，每篇中可以涉及不同時代的許多作家作品。

本書不作藝術評價，但亦不能完全不談優劣，因為有些真僞、是非（尤其是前者）的判別，就是根據藝術技能的高下、優劣而決定的。

在對古書畫鑒定作「總結性」的文章的時候，我遵守的信條是：

一、反對因襲陳言，決不抄謄剽竊別人的見解據為己有。有

時必須引用古今高見以作印證時，也一一註明來自何處，以示不敢掠美。但偶有不謀而合，我自己先還不知道的，那不在此例。

二、某件僞品或誤定時代、作者的古書畫，雖然已經前人談過，甚至發表過文章，指出其謬誤，但談得還不夠深透，引用材料還不夠完備的，有時也予重論重寫。例如本書中的《朱銳赤壁圖》等篇，不過都聲明某某人已先我有見云云，以避免剽竊之嫌。

三、自己的見解，未必事事都一下子就正確，因此有時會有些反復（包括前後發表過的文章中的提法）。我認為這是正常的現象，因為人們的認識必然由不知到知，由淺到深，由不正確到正確。一旦自己發現過去的看法、說法是錯誤的，這就說明自己的眼光有了些進步，應當立即自己指出並向人宣佈，或在文章中更正，以免誤人，實際上也是誤己。諱誤護短，吃虧的主要還是自己——不易糾正而提高。「固」「必」強辯，是最要不得的蠢事。有時，自己確是正確的，但有人提出異議，那也可以堅持己見，不為動搖。虛心同時也要有



自信心，不必要的謙虛和十分不謙虛，都是不應有、不可有的。

四、古語云：「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

「一字之師」，前有明訓。祇有集思，才能廣益。別人的意見，哪怕他是一位後起的學生，應當都聽聽，但是必須區辨其是非，然後加以採納或揚棄。對人言不可不信，但亦不可全信；對古人之言當然也一樣。

五、有些書畫（主要是無款的，或則孤本無法比較、考定的）一時很難判別其真偽、是非的，寧可存疑，以待日後或能取得可靠的證明時再來斷定；不要立即信口雌黃，隨便作出「結論」。否則是自欺欺人，反而弄得更加混亂、胡塗了。

本書未及論到的著名傳世偽訛之作，以及某些重要書畫家在其一生創作中曾出現過的一些可以探討的問題——如，當時即有專人作偽以及代筆之作等，尚有不少可以作專文闡明之，現正在繼續撰寫中。

末了，我還要聲明一件事：我這部書是聚零為整，收集歷年所作文章而編成的，有幾篇在二十年前就已寫成。在未編之前，有些未發表過的單篇稿子經常為人索閱，有的人竟把其

中某些段落抄錄移用，發表在專著和刊物中。別人「引用」自己的文章，是對自己的信仰，是很光榮的；但引用者應當註明來源，才是正理。否則當我自己的文章在日後披露時，讀者不知，還以為是我剽竊他人，那實在是十分遺憾。附此聲明一下，似乎也有必要吧。

徐邦達 一九八一年十月一日



युक्त यक्षि ।





第三板納拔西尊者



# 目錄

## 東晉

王羲之 快雪時晴帖卷 行楷書——一

平安帖卷 草書——五

雨後帖卷 草書——六

乾嘔帖卷 草書——七

大道帖卷 草書——七

七月一日、都下二帖卷 草書——九

臨鍾繇千字文卷 行楷書——一一

行穰帖卷 草書——一五

王獻之 中秋帖卷 草書——一七

東山帖冊 行書——二〇

鴨頭丸帖卷 行書——二二

謝安 中郎帖 正書——二五

顧愷之 洛神賦圖卷——二八

列女仁智圖卷——三七

晉無名氏 曹娥碑卷 小正書——四三

## 唐

閻立德、閻立本 職貢圖（即王會圖）卷——四九

步輦圖卷——五七

蕭翼賺蘭亭圖卷——六一

趙模 集王書千字文卷 行書——六六

馮承素 摹王羲之蘭亭序卷 行書——七一

褚遂良 摹王羲之蘭亭序卷 行書——八一

倪寬贊卷 正書——九七

摹王羲之長風帖卷 草書——一〇一

臨王獻之飛鳥帖卷 小正書——一〇二

陸柬之 蘭亭詩卷 行楷書——一〇四

孫過庭 景福殿賦卷 草書——一〇九

千字文第五本卷 草書——一一〇

吳道玄 葛仙翁移居圖卷——一一五

盧棱伽 六尊者像冊——一二九

玄宗李隆基 知恤詔卷 行書——一二二

李 白 上陽臺帖卷 行書——一二五



張旭 古詩四帖卷 草書——二二七

盧鴻 草堂十志圖卷——一三三

王維 江山霽雪圖卷(附江干雪意圖卷)——一四四

山陰圖卷——一五八

周昉 仕女圖(即簪花仕女圖)卷——一六一

調嬰圖卷——一六三

宮人調鸚鵡圖卷——一六五

調琴啜茗圖卷——一六五

徐浩 朱巨川告身卷 行楷書——一六七

顏真卿 裴將軍北伐詩卷 行書——一七一

湖州帖(即江外帖)卷 行書——一七四

柳公權 蘭亭詩卷 行書——一七六

蒙詔帖卷 行書——一八三

釋懷素 論書帖卷 草書——一八七

自敘帖卷 草書——一九三

白居易 楞嚴經冊 正書——一九九

楊凝式 神仙起居法卷 草書——二〇一

胡瓌 番騎圖卷——二〇六

石恪 春霄透漏圖卷——二〇八

二祖調心圖卷——二〇八

五代(南唐)

周文矩 重屏會棋圖卷——二一〇

琉璃堂人物圖卷——二二三

太真上馬圖卷——二二九

顧闳中 韓熙載夜宴圖卷——二三一

北宋

李成 茂林遠岫圖卷——二二九

徐鉉 千字文卷 古篆書——二三一

李建中 詩帖冊 行楷書——二三五

釋巨然 長江萬里圖卷——二三七

雪圖軸——二三八

江村歸棹圖軸——二三八

五代

秋山圖軸——二三九

囊琴懷鶴圖軸——二三九

蕭翼賺蘭亭圖軸——二三九

江山晚興圖（即溪山圖）卷——二四一

萬壑松風圖軸——二四二

范寬  
谿山行旅圖軸——二四四

臨流獨坐圖軸——二四六

秋林飛瀑圖軸——二四六

武宗元  
朝元仙仗圖（即八十七神仙像）卷——二四七

呂夷簡  
閏餘帖（即觀使郎中鄉契札）行書——二五一

范仲淹  
二札卷 行書——二五四

劉敞  
秋水篇卷 楷書——二五七

趙昌  
寫生蛺蝶圖卷——二六二

蘇洵  
二帖 行書——二六五

蔡襄  
謝御書詩表卷 楷書——二六七

自書詩之三卷 行草書——二六九

茶錄卷 小楷書——二七〇

寒蟬賦卷 小楷書——二七三

文同  
盤谷圖並序卷——二七五

蘇軾  
黃州定惠院二詩草稿卷 行書——二七八

天際烏雲帖卷（即嵩陽帖）行書——二八〇

歸去來兮辭卷 楷書——二八二

劉錫敕草一頁 行書——二八四

陽羨帖卷 行書——二八五

南軒夢語卷 行書——二八六

次韻秦太虛見戲耳聾詩 行書——二八六

偃松圖卷——二八七

古柏圖（與張即之書杜詩合裝）卷——二八九

竹石圖卷——二八八

黃庭堅  
千字文卷 楷書——二九〇

王詵  
夢遊瀛山圖卷——二九二

煙江疊嶂圖並詩卷——二九六

李公麟  
龍眠山莊圖卷——三〇二

李密迎秦士圖（即宋人人物故事圖）卷——三〇九

瀟湘卧遊圖卷——三二五

女史箴圖卷——三二八

九歌圖卷——三二九

米芾 易義卷 行書——三二七

天馬賦卷 行書——三二八

宋崇國公墓誌銘卷 小行楷書——三三〇

捕蝗帖卷 行書——三三二

多景樓詩冊 行書——三三三

徽宗趙佶 七言律詩（即隨宜飲食詩）卷 行書——三三七

蔡行敕卷 行書——三四〇

圖（方）丘季享敕卷 行書——三四二

杏花鸚鵡圖卷——三四三

祥龍石圖卷——三四四

瑞鶴圖卷——三四四

金英秋禽圖卷——三四五

御鷹圖軸——三四五

芙蓉錦鷄圖軸——三四六

蠟梅山禽圖（即香梅山白頭圖）軸——三四七

聽琴圖軸——三四七

文會圖軸——三四八

摹張萱虢國夫人遊春圖卷——三四八

摹張萱搗練圖卷——三四九

雪江歸棹圖卷——三四九

池塘秋晚圖（即荷鷺驚魚圖）卷——三五二

柳鴉蘆雁二圖卷——三五四



# 東晉

## 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原籍琅琊臨沂（在今山東省）。東渡曾官寧遠將軍、江州刺史，後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永和年間稱病去職，「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弋釣爲娛。」工隸（今隸即正書）、行、草書，「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雁行也」。卒年五十九歲。詳見《晉書·王羲之傳》。《真誥》云：「昇平五年辛酉歲亡（公元三六一）。」上推應生於太安二年癸亥（公元三〇三）。

王羲之書真蹟，世已無傳，這裏記述摹本、仿本、傳本等共八件。

- 二、平安帖卷 草書
- 三、雨後帖卷 草書
- 四、乾嘔帖卷 草書
- 五、大道帖卷 草書
- 六、七月一日、都下二帖卷 草書
- 七、臨鍾繇千字文卷 行楷書
- 八、行穰帖卷 草書

## 快雪時晴帖卷 行楷書

明都穆《寓意編》、詹景鳳《東圖文覽編》卷一、張丑《清河書畫舫》丑集、清《式古堂書畫匯考》書考卷六、《大觀錄》卷一、《石渠寶笈初編》卷一〇均著錄，《三希堂法帖》第一冊刻石的王羲之書《快雪時晴帖》（圖一——一）行書四行，文句云：

羲之頓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未果爲結力，不次。王羲之頓首。山陰張侯。

後副頁有元趙孟頫跋（圖一——二），云：

東晉至今近千年，書蹟流傳至今者絕不可得。《快雪時晴帖》，

一、快雪時晴帖卷 行楷書

晉王羲之書，歷代寶藏者也。刻本有之。今乃得見真蹟，臣不勝欣幸之至。延祐五年（戊午——公元一三一八）四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趙孟頫奉敕恭跋。

其下還有劉廣、都護沓兒二跋，又明劉承禧、王穉登、汪道會、文震亨、吳廷等跋，全部詳見《石渠初編》，可參閱。明人記載和題跋中，都以為是真蹟。如王穉登云：

朱太傅（按為朱希孝）所藏二王真蹟共十四卷，惟右軍《快雪》、大令《送梨》二帖乃是手墨，餘皆雙勾廓填耳。宋人雙勾最精，出米南宮所臨者，往往亂真。故前代名賢，不復辨論，概以為神品。其確然無疑者，獨《快雪》《送梨》。玄賞之士，自能鑒定，不可與皮相、耳食者論也。……考《宣和書譜》，

此卷曾入天府，後歸賈師憲，又嘗為米老所藏。米自有跋，今在韓太僕家，因延伯（劉承禧）命題，並述其流傳轉輾若此。

又詹景鳳《玄覽編》云：

逸少《快雪時晴帖》，行書，字大徑八分。是真蹟。紙精帶竹，字墨纖毫無損，良是千餘年間異物。筆法圓勁古雅，意致優閒逸裕，味之深不可測。趙承旨行書已得什之七八，但逸少鏗斂，承旨則露其鏗。逸少不騁，神潛而趣超，承旨則微有

騁。曾入元御府，有元諸名臣題跋，蓋延祐五年（戊午，公元一三一八）出示諸臣，敕令題也。

又張丑《清河書畫舫》云：

王百穀徵君藏逸少《快雪時晴帖》，白麻紙真蹟，唐宋秘府官本。曾入寶晉齋中，米元章有跋。又入大元御府，趙子昂以下奉敕跋者三人。第前元章識尾，不知何時失去，完璧之難如此（按米氏所藏是另一本，詳考在後）。丑按：右軍行楷，海內僅存一二，詳其品格在項子京家《行穰帖》上。或云：秘府裝池名蹟，往往剪去前人題識。故元章所題書畫，向後輸入宣和內府者，其跋尾例皆不存。及觀《快雪時晴帖》卷，殆真是耶？（後錄米芾跋文，我分錄在下方談米氏藏本一節。）此本帖上有「君倩」二小字題名。又前後有「希世藏」「紹興」印璽（南宋內府藏印）。又宋「永興軍節度使」印，南宋「秋壑珍玩」（賈似道）印。元「張氏珍玩」「北燕張氏寶藏」（張德謙、晏父子）印。明馮銓、吳廷、王延世諸家印。清乾隆、嘉慶、宣統內府諸印。又在前紙上有金「明昌御覽」一大印，則應是從他處移來。

按此帖在清乾隆時收入內府，高宗弘曆大為嘆賞，合所藏王獻之《中秋帖》（見下）、王珣《伯遠帖》稱為「三希」，藏

於宮內「三希堂」中，從此其名更盛。民國間經前故宮博物院接收，今在臺北故宮。此本我閱看過二、三次，覺得紙墨昏暗，筆法滯泥不生動，其牽絲帶筆處極不自然，如「頓首」

「果」「爲」等字，更爲明顯，定是後世勾填，且非善本。其勾摹時代，一時難斷，但不能晚於北宋。因爲「紹興」印璽鈐在本帖，驗非偽蹟，紙墨也很古。詹景鳳說是「紙精帶竹」，當過目時未及深辨。如果真是竹紙，那麼肯定不能早到五代或更前了（關於紙的斷代問題見拙著《古書畫鑒定概論》第三章）。還有一點也可以證明此帖必爲摹本，就是帖中今本末行「山陰張侯」四字，王書真蹟原底應寫在書卷封皮上（原是收信人地址和姓氏），這同《萬歲通天王氏進帖》卷中的王慈書《柏酒帖》末後「范武騎」三字是同樣的。王慈帖此三字離開前本帖末行稍遠，中夾註「唐懷充」（梁人）三字題名，應騎縫書寫（也同於《蘭亭序》中間「僧權」二字），那正是因爲封皮和本帖原爲拼合裝裱的緣故，但現在摹本中所見到的則連成一紙。《快雪》「三希」本亦然，可以類推得之。又，「君倩」題名當然也出於勾摹。

至於後人評鑒，如趙孟頫係「奉敕」跋書，當然不會老實說它是個摹本，是可以理解的。但王穉登、詹景鳳、張丑諸人

一致以爲確是羲之手墨，那未免都太疏陋了。詹氏又以「鐫斂」稱之，不知此正摹本拘滯之病。張氏則誤與米本合爲一談，都應申辨之。

又按王、張等人所談到的米芾曾藏有自跋的一本，曾見於米氏《書史》中，米云：

右軍《快雪時晴帖》云：（帖文不贅）。是真字，數字帶行。今世無右軍真字帖。未有「君倩」二字，疑是梁秀。縫有「褚氏」字印，是褚令所印。蘇氏有三本在諸房，一余易得之，一劉涇巨濟易得，無褚印。

又《寶章待訪錄》中亦云：

晉右軍王羲之《雪晴帖》。右真蹟在承務郎吳郡蘇激處，集賢校理舜欽子也。帖尾有古跋「君倩」字及「褚氏」字印。米氏所得的，應即此本。今「三希」本雖有「君倩」題名，但無「褚氏」印記，可知決非一物。因爲後紙古跋入紹興內府時固然可以完全割去①，但本帖上的古藏印是不至於一起括掉的。

關於張丑移錄的米芾跋文，中間亦有些問題：一、此文張云：

「見《山林集》中。」按米氏一百卷的《山林集》早在南宋就佚失，傳世祇有他的孫子米憲收輯成書的《寶晉山林集拾遺》，